

詩經體註

卷一

于禎讀

六經以載道經大聖人之刪定則皆有精義奧旨而
不容以淺鮮窺矧詩之爲義妙於語言與比賦三體
托物連類卽事敷陳以纏綿悱惻之情寓溫柔敦厚
之教吾夫子過庭授受諄諄於不學詩無以言夫言
非可以拘文牽義求而得必將微觀其用意之所存
惟聲入心通者乃能會之孔門傳詩推卜子夏其時
西河之教盛行淵源派別有齊魯韓毛而三家浸失
其傳獨大小毛公之學最後出當世翕然宗之東漢

鄭衆賈逵馬融並有毛詩傳康成作毛詩箋唐人惟
孔穎達疏與鄭註並垂不朽宋世大儒林立互有發
明而辯難糾紛未衷於一自考亭之集註頒布學宮
習一經者非是說也莫敢進焉顧詩之有序原本卜
氏而別爲小序實由衛宏其時去古未遠豈遂無可
採而存者乃概詆之爲僞妄度置不觀亦已過矣予
嘗疑六經難解處莫甚於詩詩本可歌可咏引人以
深然其意在言外觸物寫景都無凝滯強索一解傳

會成說於理可通於心無得非說詩之善者也昔人
疑宋儒尚不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五篇直是枉事
其言雖矯激未始不可開拓天下聰明才智者之心
胸然士子呻其佔畢方業爲制舉家言卑之無甚高
論能於三年中通貫一經取朱子集註與經文反復
玩味苟參講義擇其尤雅者亦可謂嗜古好學也已
余七歲從先君子受詩未能竟學九歲改習春秋然
家有傳書又不忍舍置上年坊間請繼四書融註次

第成五經而先以詩及門沈子崑輪子元與大兒景
屺並治葩經崑輪尤留心探討卷帙浩繁大爲蒐輯
余從而芟其冗雜考其異同究厥指歸一仍體要中
間間列圖考便於省覽亦欲爲窮經之藉非徒沾沾
供帖括資也嗚呼魯論記夫子許可與言詩者僅僅
再見而今之自謂能說詩者何多也其亦不說詩而
詩存多說詩而詩亡千古同一慨嘆也夫康熙辛卯
秋七月旣望錢塘學人高朝璣自敘

國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
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
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
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
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
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
之三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
之大旨也於是乎葛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言部 傳 三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
閒蚤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
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
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嘉謨

五十國風



地理之圖



詩經融註大全體要

錢塘高朝璣介石定

門人沈世楷昆輪輯 沈存仁子元泰
男 景祀子瞻商 景陳子錫校

詩義大凡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有大義有四始六義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也四始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大雅之始清廟三頌之始也

風風也教也雅者正也頌之為言容也教化之迫必先誠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大故也

周禮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士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饗公卿大夫之

詩經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

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

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

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而不

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

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

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

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小雅先于大雅

賦者直陳其事不譬喻也然或直敘其所歷之事如葛覃一詩或是托言以寫所懷如卷耳一詩文畧不同

此詩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以比之事上者

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
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
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
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
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
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
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
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

興之爲言起也借物起詞爲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

興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然亦有取義者

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多在此興之先此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也

篇者偏也言出情備事明而偏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者居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

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

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風終以
幽雅終以召是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一公也魯頌後于周頌者君臣
之分商頌後于魯頌者親疎之體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
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
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
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一篇獨爲風詩之正
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
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
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
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
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錢塘高朝璣介石定

門人沈世楷景翰輯 沈存仁子元參
男 景祀子瞻問 景陳子錫校

國風

朱子曰男女相與咏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休云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也邑采於國國以
聞于天子

詩之名風厥有三義 繫乎土天有八風以宣其氣人資五土以
命其質故五方異性百里殊風記所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者
此也一繫乎上風俗有隆污由於政教有純疵其漸漬披拂往往
入人于不覺如風之動物自然感于謠咏而成聲也一繫乎體列
國各有政教則亦各有聲歌然其體自一學者誠能即音律之閒
以求其意超言詞之上以會其歸如風之爲物輕揚和婉託物而
不著于物也

二南教起宮闈而後漸及天下其所言皆正故爲正風至列國之
詩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風變敗遊荒淫
而齊國之風變儉嗇編急而魏國之風變虐風變爲憂傷秦風變
爲武勇陳風變爲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爲亂極思治幽周家故

詩經卷之二

國風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
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

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
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
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
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
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
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
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
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二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
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

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
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應至孫文王昌得
國寢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
以爲周公且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俗故以此終焉此十五國風大槩也變詩多含風刺其中各有音節樂官兼掌其詩俾習者時以自省而知所戒

周南

周為周公采邑而以天子之國被之諸侯者繫之以周公之事統於所尊不使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召南則以食邑之號主之文王治岐其東有紂西昆夷北獫狁故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國

周公主內治故以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召公長諸侯故以諸侯被文王之化而成德者繫之召公

文王之化起自宮庭后夫人之德侔乎天地故以關雎為風始而陰教之理莫先婦職次以葛覃風俗之端首于貞正次以卷耳則已德修明恩逮嬪御洋洋乎化徧中宮矣次以樛木多斯家齊而漸及于國次以桃夭化被國之女子則男子可知次以免置民入樂業風移俗美舉國遊于太和次以采芣由國而及天下錄漢廣汝墳二詩見可平之漸也周自太王以來勳隆之勢已自勃如文王三分有二服事殷不于其身必于子孫以麟趾終焉序為關雎之應也

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

關雎全直。此全是舊宮人見后妃欣喜之詞。皆言其德宜配君。子以意追書未得求之之切。三章敘今已得樂之之情。總不窮究二

字來。意而情詞曲折。政是風人妙境。

首章。宮人喜后妃之至。若謂聖君必得聖配。我君子紉配敬止。其德固已至矣。何幸而得淑女之配也。彼關關然和聲相應之雉鳴。不

相離亦不相狎。既在乎河之洲矣。此窈窕之淑女。自華求孀以貞靜之德。著幽閒之容。宜以德配德為君子之好逑乎。

雉鳴貞潔。慎匹安則。雙翔立則。異處而兩相隨。不相失亦不相近。故以托興。楊雄云。善心為窈窕。容為窕。註言幽則不遠。露則則

不輕躁。淑字即根窈窕來。乃一章之主。后妃之淑不止一端。子焉重見其勤儉。孝敬于卷耳。見其貞靜。專一于樛木。齋斯見其無嫉

妬而慈和。就其始至則淑不可見。就窈窕上見其幽閒。不可指為德。亦不宜直指為容。大約就窈窕動靜閒慕。寫其德性。若是。支

王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敬。后妃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淑。乾健而坤順也。正其為淑女。則知太姒許多盛德。俱含其中。而全無形迹

明其為君子。自知這個配匹。乃是恰好女。上加一淑字。速上加一好字。便躍然有喜樂意。好速以母儀天下。言和樂恭敬。乃是朱子

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關雉鳴在河之洲。音。徒了。淑君。

子好逑。音求。與也。關關雉鳴。相應之和聲也。雉鳴水鳥一名王雉。狀類鳥。今

江淮閒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

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

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

王也好亦善也。速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與者先言他物以引起

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太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于詩人與意中想此句端屬餘意。宮人蓋妾御之老者乃大
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

三章○夫淑女既為君子好逑則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可
羞神明者也求之無方則當左右秉流而取矣此窈窕之淑女君子
之所以成內治者不當深其寤寐以求乎方交定之禮示異道舟之
儀未行而求之不得也寤寐不忘以思服之至于思之久而悠哉
悠哉輾焉而半復轉而周反盪而過復側而留欲曰求之而不得也
其未得之求不已切哉

荇菜柔順芳潔可薦故取為興荇菜當取之周淑女當求之切興
意至求之而止○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思字從求字出服
與服膺義同輾轉反側正是思之悠然都根寤寐求之一氣說下
○首章說君子好逑直有一見躍然喜不自勝之意但徑以本章
友樂接便覺直遂少味翻從未得懷思不勝其憂一段光景纔
追述則既得而喜自不能已所謂憂之喜者不必泥定文王亦

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闕闕然之雉
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
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
恭敬亦若雉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
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
無介乎容儀寢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
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
之端也可謂
善說詩矣
○參 初金 差 初宜 荇 音
反 差 反 荇 音

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
服 叶蒲 悠哉悠哉輾 音 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
北反 短不齊之貌
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欽股上青下白葉
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
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
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